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第 九二二〇 次会议

2022年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苏杰生先生/坎博杰夫人.....	(印度)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巴西.....	小科斯塔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克莱兰先生
	爱尔兰.....	米森先生
	肯尼亚.....	基马尼先生
	墨西哥.....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挪威.....	尤尔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卡比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改革后的多边主义新方向

2022年11月25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22/88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改革后的多边主义新方向

2022年11月25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22/880)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尊敬的各位部长和其他高级代表。他们今天与会凸显了所讨论主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请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保加利亚、智利、古巴、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耳他、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越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2/880，其中载有2022年11月25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发言。

秘书长 (以英语发言)：自就任秘书长以来，加强多边主义，以应对当今全球挑战，一直是我的最高优

先事项。我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及其所发起的进程，其目的首先是重振多边主义，以应对当今相互关联的威胁。

即使在冷战最黑暗的时期，安全理事会的集体决策和持续对话也维持了一个即使不完善但仍能发挥作用的集体安全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成功地防止了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展合作，削减核武器数量，防止核武器扩散，避免核灾难。联合国的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行动帮助结束了一个又一个冲突，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尽管取得了这一重要进展，但我们仍在努力应对我们76年来面临的许多同样挑战：国家间战争、我们的维和能力有限、恐怖主义以及集体安全体系的分裂。同时，冲突急剧演变。我们已经看到，交战的方式、参与者和场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致命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宜、更先进。人类有能力彻底毁灭自己。气候危机现在以多种方式助长冲突。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正在激增。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破坏民主辩论，加剧社会不稳定。

现代生活的许多要素——网络空间、供应链、移民、信息、贸易以及金融服务和投资——都被武器化。全球合作框架并未跟上这一演变。问题很快就会变成零和博弈，引发对立。我们的工具箱、准则和办法需要更新。

《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要求我就陆地和海上、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各种威胁提出具体建议。为此，在我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中，我提议制定《新和平纲领》，希望于2023年提交给会员国。

《新和平纲领》将放眼长远，广开视角。它将征询全体会员国的意见，涉及我们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所面临的各种新的和现有的安全挑战。它将审视更新我们在调解、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反恐方面的现有工具的办法。它还将研究包括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在内的非传统领域正在出现的新威胁。

《新和平纲领》将承认许多形式的脆弱性、人权、国家动荡不定和冲突的爆发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进

行评估、改弦易辙的机会，因为墨守陈规并不意味着形势将保持不变。在一个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意味着形势几乎肯定会变得更糟。《新和平纲领》将致力于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它将为联合国在一个过渡中的世界和一个充满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时代开展和平与安全工作作出展望。

它将提出一个全面的预防办法，将和平、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和粮食安全联系在一起。它将探讨联合国如何使其和平与安全文书适应一个充斥网络威胁、信息战和其他形式冲突的时代。它将期待会员国建立新的框架，以加强多边解决办法，管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它将呼吁制定新的规范、条例和问责机制，在出现漏洞的领域加强多边体系。它还将考虑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与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协作，以应对当今的挑战。

《新和平纲领》还将设想如何加强联合国现有的工具箱。黑海谷物倡议表明，联合国在斡旋解决全球性挑战方面仍可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和扩大这种创新办法。我们现有的工具和行动也有着巨大的价值，为拯救大量生命做出贡献。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对它们进行投资，使其适应新的现实。它们遭遇失败往往是因为被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我期待与会员国就这一重要进程进行进一步讨论。

(以法语发言)

为未来做好准备是对整个联合国的一项挑战。会员国正在努力根据今天的需要和现实发展政府间会议机构，我欢迎自2008年以来在大会进行的谈判。

大多数会员国现在意识到，应改革安全理事会，以反映当代地缘政治现实。我希望各区域集团和会员国能够共同努力，就前行之路和改革的内容达成更大共识。本组织和我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支持。安理会已在利用新的工作方法，包括公开辩论和旨在加强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协作的非正式机制。

妇女权利组织对安理会的贡献，使我们能够推进预防工作，加强我们应对当前冲突的行动。向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妇女权利组织以及受冲突、流

离失所和侵犯人权行为影响的人，敞开征询意见的大门，只有有利于安理会的工作、影响力和信誉。

我还注意到，会员国呼吁振兴大会的工作，并在改革多边主义的过程中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会已经表明，它可在促使会员国审议其议程上的问题方面发挥宝贵作用。就在今年，它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特别是关于乌克兰战争、健康环境权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使用否决权的决议。

对于会员国作出的精简大会做法——决议、报告的提交和委员会的运作——或加强大会高级别周工作的任何决定，秘书处随时准备提供支持。

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理事会、20国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秘书长及国际金融机构两年期首脑会议的提议，将是朝着更好地协调全球治理和建立适应当今世界的全球金融体系迈出的重要一步。

未来的挑战显而易见。我们有机会也有义务铭记《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承诺：保护子孙后代免遭战祸。为履行这一承诺，我们必须振兴多边主义，使其能够发挥作用，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大会主席发言。

克勒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杰生部长和印度代表团组织本次至关重要的辩论会。我还要赞扬印度和其他四个即将离任的安全理事会成员——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和挪威——在过去两年中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正处于多边主义的转折时刻——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75年来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国际规则、准则、文书和机构，在目前世界最需要它们的时候，面临深刻的——有些人会说是攸关存续的——适用性问题。

但是，在我们摆脱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努力应对气候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债务、粮食和能源紧急情况之际，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全球性挑战规模

太大,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应对。我们最大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始终是找到一个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多边解决办法。

我们应牢记,在联合国这里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地80亿人。我们必须改善指靠我们的人民的生活,而且必须在全球发生深刻变化和两极分化的时候这样做。但是,正如我们的行动会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一样,我们在大会或更经常地在安全理事会的作为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尖锐的地缘政治分歧常常阻碍安理会作出反应和取得进展。

我向安理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很简单:这些裂痕是否会继续影响它们集体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它们所肩负的使命每天都在提醒着它们——是选择佩尔·克罗格从战争灰烬中重生的凤凰,还是选择门外的毕加索油画《格尔尼卡》中描绘的痛苦和破坏?

多边主义能够发挥作用,但必须更好地发挥作用。大会193个会员国对15个安全理事会成员给予信任。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它们选举了在座的大多数国家,并通过《宪章》信任其他国家。它们期望每个安理会成员采取行动维护所有人的利益,捍卫《宪章》。安理会成员已无数次这样做,从而拯救无数生命。

就在上周,安理会决定在联合国各项制裁制度中设立人道豁免机制。这将直接惠及许多身处恶劣环境下的人——然而,也有集体行动失败的例子。让我仅举一例。在乌克兰战争持续近10个月之后,安理会没有通过一项决议来缓解这种恰恰是当年创立联合国所要防止的危机。

联合国要更加贴近时代——其存在的理由——并且生存下去,就必须为其所有80亿最终用户提供解决办法。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按照“人权”、“发展”和“和平”来整齐地分门别类。我们有责任单独和集体应对这种复杂性。

我们在各机构、机关和进程之间开展合作,推进已在开展的努力,是应有之义。所谓的否决权倡议为

一种新型协作和问责打开了重要的大门。安理会决定受阻时,大会有义务挺身而出。根据会员国的授权,我将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召集一次关于使用否决权问题的正式辩论。这将使会员国能够思考这一倡议,思考如何使我们两机构更密切地合作,履行其支持和平与繁荣的职能。

在本会议厅外,会员国正在参加15个谈判进程,涉及从反恐和卫生到可持续发展和数字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好几位进程协调人今天坐在安理会议席上。其中一个进程是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联合国所有193个会员国都参加了谈判。多年来,这一直是大会要求完成的任务,但结果仍不如人意。

在9月的高级别周期间,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领导人强调了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必要性。我完全支持今天把重点放在会员国可以采取的切实步骤上。我请安理会每个成员以大会会员身份接受这一挑战,从“不行”或“以后再说”的立场转向“可以”和“现在就做”的立场。

在我们开始讨论时,我敦促安理会成员想一想以下这些人:他们要靠安理会成员以及它们能够达成一致,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福祉;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拯救他们的生命;支持包容各方的和平进程,让妇女和边缘化群体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制止他们社区中的战斗和苦难;支持前战斗人员和儿童兵复员,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以及确保保护人们免遭任何人都不应遭受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俗话说,最不能确定能否成功的莫过于率先引入一种新秩序了。我想补充的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必要的了。对数百万儿童、妇女、男子和家庭来说,僵局意味着死路一条,他们都在承受后果。他们信任我们能够克服权力斗争。

我恳请安全理事会作出反应,把对话和外交作为优先事项,用寻求解决办法的真诚政治意愿来取代政治分歧,摒弃因不信任和宿怨而产生的算计,把重点放在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事情上。我随时准备与我的办公室一道,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持会员国实现这

一目的。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克勒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以印度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所有与会者参加今天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现实意义日益突出的议题。我们特别赞赏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出席会议。这反映了当前议题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在这个会议厅开会，就75年前建立的多边机构的效力坦诚对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改革这些机构，特别是因为每过去一年，改革的必要性就愈加不可否认。本次辩论及其结果不仅将有助于确定我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联合国，还将有助于确定什么样的全球秩序最能反映当代现实。

改革后的多边体系需要一个新的方向正是源自于这一普遍认识。尽管这个问题涉及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但审议这一关键问题与安全理事会也有重大利害关系，因为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直接影响，以公开辩论会的形式进行这种讨论是恰当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已有30多年。关于改革的辩论东拉西扯、漫无目的地进行，与此同时，现实世界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从经济繁荣、技术能力、政治影响力和发展进步等方面看到了这一点。例如，20国集团的出现就表明了能力和责任的广泛分散。这一认识正在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中稳步传递。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高级别会议周，我们都看到赞成改革的情绪日益高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将其转化为具体成果。

我们近年来看到的国际制度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加速了对变革的呼吁。一方面，它们暴露了世界当前运作方式的不平等和不足。另一方面，它们还突出表明，必须加大和加深合作，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

全球南方许多脆弱国家的第一批疫苗来自于传统来源之外。事实上，全球生产的多样化本身就确认了旧秩序已经发生了多大改变。

冲突局势带来的连锁反应也突出表明，需要基础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各个最高级别决策机构对于最近人们对粮食、化肥和燃料安全的关切论述得不够充分。因此，这让世界上许多国家认为，它们的利益无关紧要。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在气候行动和气候正义方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有人企图分散和转移注意力，而不是在适当的论坛处理有关问题。

关于恐怖主义挑战，就在世界各国团结起来，采取更具集体性质的措施之时，多边平台却被滥用，为犯罪者辩护和提供保护。

上述每一个例子都有力说明了为什么在多边领域不应一切照旧。我们不仅需要增加利益攸关方，还需要提高多边主义在国际社会和全球舆论心目中的效力和信誉。这就是“改革后的多边主义新方向”的目的。

要做到这一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会员国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就应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可信和持续的代表权。不再能够没有它们的参与就对未来作出决策。同样重要的是，要使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全球机构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变得更加接受问责、客观和透明。做不到这一点，就只会使安理会面临政治化指责。

我们不妨回顾，在多边外交的每一个里程碑时刻，改革的愿望在最高级别上得到表达。从《千年宣言》到《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2020年《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不一而足。今年，大会也听到70多位领导人发出的改革呼声，数量是2021年的两倍多。那么，我们为何没有实现如此强烈的变革愿望？

答案在于政府间谈判进程自身的性质。首先，它是联合国内部唯一没有任何时限的此类进程。其次，它也是唯一没有案文的谈判进程。第三，没有进行记录，以便能够确认进展情况并继续向前推进。这还不

是全部。甚至有人提出,谈判只应当在达成共识时才开始。肯定没有比这更极端的本末倒置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成立30年之后,我们一无所获。这在广大会员国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折感。它们不会接受那些企图提出用零打碎敲的变革作为替代方案的做法。

秘书长恰如其分地呼吁“把这个危急时刻变成奉行多边主义的时刻”,但是这一时刻必须体现变革意识,不能继续囿于过去——毕竟,《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和“未来峰会”唯有响应日益强烈的改革多边主义的呼吁,才会取得成果。改革是当代需求,我相信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同印度一样下定决心,锲而不舍。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阁成员兼文化和青年问题部长发言。

阿勒卡比女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印度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和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先生的通报。主席先生,我也祝贺你和印度代表团在第八个安全理事会任期内一切顺利。你在本安理厅内的发言很有必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它支持印度争取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自1945年以来,多边主义以联合国为依托并以国际法为基础,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架构。由于多边主义的丰功伟绩,我们机构和应对措施逐渐得到调整和扩大,以解决人类的新需求,但是,对全球状况的任何调查显示,多边主义的愿望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要着手解决这一脱节现象,改革就必须调整多边体系,以适应三个根本动态。

第一,全球南方在多边治理方面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联合国机关这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安全理事会的结构不反映地缘政治现实,也不体现国际社会的多样性。结果,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安理会议程上最利害攸关的区

域——仍然被剥夺享有两类席位的权利。布雷顿森林机构也是如此,该机构中决定投票比重的过时方式维持了一种严重缺乏代表性的治理结构,造成发展中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代表权严重不足的状况

第二,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威胁了就紧迫的全球挑战进行合作。安理会的创始构想中有一个固有概念充斥整个多边体系。定期互动——以及对大国而言的一种特权地位——可以鼓励和平和持续的国际合作。但是,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日益干扰至关重要的多边进程。例如在安理会这里,在通常可以达成一致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正在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在和平行动任务延期的重要问题上。同样,国际金融机构内的协调也备受其害,包括关于采取多边行动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2.5万亿债务危机。

第三,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和小国日益加紧努力,确保持续的多边对话和进展。这彰显于在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土耳其同秘书长就《黑海谷物倡议》开展的合作,以及在埃及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尤其是历史性地将损失和损害列入议程项目。同样,在最近几年,安理会当选理事国承担更大责任,起草并谈判成果文件,这有助于打破僵局并提出更包容、更有针对性的案文,包括某些里程碑式的安理会决定。作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负责我国在冲突中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部长,我特别感谢意大利就第2357(2017)号决议同法国进行伙伴合作。

多边体系是一项非凡成就。200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科菲·安南和联合国诺贝尔和平奖时,它解释了这一奖项姗姗来迟的原因,承认联合国本可以经常获得这一奖项,最终却从未获得。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联合国恢复和平,重建社会,消除疾病并抗击饥饿。这只是我们因为没有致力于有意义的变革而蒙受的部分损失。改革的起点永远是决策和制定规范方面的平等代表权——但这不过是一个起点。除此之外,多边主义必须适应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全球进程的世界。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粮食不安全和债务危机都突出表明,必须建立更多公私伙伴关系。同样,民间

社会组织以其重要工作增强全世界的多边行动。例如在摩苏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同教科文组织开展伙伴合作，修复文化遗产。我亲眼看到和解与建设和平是多么依赖民间社会。

改革多边主义并非易事。要取得具体成果，我们大家就必须作出让步并同意做出妥协，无论是在政府间谈判中，还是在整体审查名额分配时。但是，和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样，我们已经听到越来越多的改革要求，我们认识到抗拒它们就意味着我们是在苟延残喘。我们也知道，联合国，也可以说整个多边体系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至暗时刻诞生的。今天全世界面临秘书长所说的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同面临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以人类独有的坚定智慧听从他的警告并作出集体努力，以确保多边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切合其目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美国常驻代表兼拜登总统内阁成员发言。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苏杰生部长，我感谢你在印度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选择把多边主义的未来和联合国改革的重要性作为侧重点。我谨欢迎你在印度安理会任期的最后一个月来到安理会会议厅，并祝贺印度的两年任期取得成功。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我也感谢大会主席克勒希先生的发言及其为推进一个灵活和胜任使命的联合国所做的努力。

一个77年前成立的机构胜任使命是什么意思？联合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1945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旧金山汇聚一堂，杜鲁门总统在其开幕辞中概述了这个目标。他说，会议将把其精力和劳动完全投入于单一的问题，即：建立这个维护和平——我再说一遍，维护和平——的重要组织。这是我们的初心。当然，我们并未总是取得成功。仍有人发起战争，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就在过去这一年发动的战争。僵局常常阻止取得进展，人类的痛苦持续存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实现《联合国宪章》初始愿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个愿景已经扩大到不

只是维护和平与安全，而是包括人权、法治以及发展。

我们一道努力，遏制了核扩散。我们一道努力，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我们一道努力，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制止大规模暴行，通过谈判与调解达成休战和永久和平协议。我们一道努力，使10亿多民众摆脱贫困，我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是任何单一国家无法独自提供的。这些是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为此满足于当今世界的现状。我们必须遏制气候变化，消除冠状病毒病疫情，结束全球的饥饿危机。我们必须捍卫人权，改进人道主义工作，处理持续的大流行病，防止下一场大流行病以及——最重要的是——捍卫《联合国宪章》，追究那些企图破坏它的人的责任。

为此，美国认为，为了联合国的未来，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推进一个积极的议程。我们希望围绕一个我们集体追寻的未来建立共识。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未来。这是一个我们解决如粮食安全、全球健康威胁、极端贫穷、可持续发展以及冲突调解等当代全球重要挑战的未来。这是一个我们保护我们共有的相互关联的资源的未来。这是一个我们倡导普遍尊重人权的未来。要实现这种未来，我们就需要加强联合国。因此，美国寻求一种符合这种愿景——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联合国现代化议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对联合国位于旧金山的诞生地的一次访问中，提出安全理事会成员负责任行为方式的六项明确原则，其中包括我们承诺避免使用否决权，除非是在少有和特殊的情况下。这些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标准，我们欢迎所有成员用这些标准来要求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骄傲地联署了以列支敦士登为首的一些有冲劲的国家提出的一项倡议，该倡议要求大会在安理会投下任何否决票后举行会议。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宣布，美国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两类席位的数目，包括增加非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的常任席位（见A/77/PV.6）。安全理事会应反映我们当今的全球现状，而不是77年前的全球现状。但是，鉴于实现安全理事会

的改革将非常困难，我们变革的做法必须灵活。正如克勒希主席在上月有关该议题的大会辩论（见A/77/PV.36）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各主要集团和会员国愿意对其长期秉持的立场做出妥协，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才能实现。

如与会者所知，我已开始与会员国、区域集团以及改革团体举行一系列广泛磋商，讨论安理会扩大的各种提议和提高安理会有效性、透明度以及包容性的其它办法。我们对新颖的想法以及可信、合理并且在政治上可行的前进道路持开放态度。这是一种巡回倾听——听取所有成员的想法，因为所有成员参与该进程至关重要。我期待继续这种接触，包括通过政府间谈判进程。我感谢该进程的继任共同主席科威特和斯洛伐克响应联合国会员国对变革的集体呼声，期待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月一道努力。

当然，联合国不只是安全理事会，远非如此。正如安理会需要更新以适应现代一样，我们也必须更广泛地改革和振兴联合国系统。我们需要开发一个更强劲有力和反应迅捷的全球卫生安全架构，以防止和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我们需要使联合国发展系统更加协调连贯，更加接受问责。我们需要使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系统反应更加灵敏、更有成效和效率，以满足冲突、流离失所、移民以及迅速变化的气候带来的非同寻常的人道主义需求。秘书长的倡议《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是进行这种对话的一个值得欢迎的载体。我感谢秘书长提出该倡议。我们认为，它可为这种重要讨论和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明年，让我们承诺开展这项工作。让我们再次对《宪章》做出承诺，抱着对一个更有力的联合国系统的共同愿景，建立一种新的共识——一种将推动我们迈向秘书长的“未来峰会”的共识。让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建设联合国——一个他们能够引以为荣的联合国，一个将为我们所有人建设更和平、开放并且繁荣的世界的联合国。

克莱兰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就印度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向担任印度外长的你和印度代表团表示祝贺。我们欢迎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侧重点，支持它打算强化对实现期待已久的

多边体系改革所需走向的讨论。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深入和明晰的发言。我们也感谢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先生富于见地的发言。

七十七年前，联合国的创始者们留给我们一个旨在确保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多边体系。该体系立足于绝对禁止没有道理地使用武力，并且寻求实现一个更加彼此依存的世界的愿望。纵观历史，我们看到多年来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法治以及防止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所做出的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创始者们的雄心是对的，他们在旧金山做出的不懈努力基本上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也没有忘记一个事实，即在1945年之后的时代，全球危机的性质和频率已经发生变化。今天，我们看到复杂、相互作用和彼此助长的危机，包括地缘政治分歧严重、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不断升级、不对称和跨国冲突不断增多、人权遭到广泛和有系统的侵犯、造成重创的大流行病、以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系统、生计和社会整体管理的负面影响。当今时代的挑战突出表明，需要对多边体系的所有支柱，尤其是对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及发展和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改革。一个支柱的欠缺肯定会对多边体系的整体有效运作产生影响，我们确实不应忽视这一点。

虽然改革本身并非目的，但它们往往是校准和改进做法，共同实现我们所寻求的目标的必要催化剂。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30年来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令人沮丧的讨论中，我们曾数次呼吁全球团结一致，确保尽快改革这一崇高机构。最近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呼吁是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中发出的，它要求我们为在政府间谈判进程下开展的安理会改革进程注入新活力。我们重申这是全球一致的愿望，也重申阿库福-阿多总统几周前向安理会发出的呼吁，即需要

“再次讨论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棘手问题，并在《埃祖尔韦尼共识》所表达非洲对联合国改革的共同立场基础上这样做，只有这样，安理会的权威才能真正得到恢复。近来，安理会的权威似乎因其不合时宜的结构而被削

弱。”(S/PV.9188, 第 10 页)

加纳认为,围绕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对话必须基于非洲论点所阐述的必然要求,非洲是唯一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大洲。必须优先考虑非洲——其人口逾13亿,经济总量逾3.5万亿美元——54个成员国所遭受的历史不公。与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一样,非洲即使在殖民统治下,也为确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付出了资源,也付出了生命牺牲。

几位世界领导人在大会高级别周期间就此所作的积极表态令我们感到鼓舞,我们敦促改革进程必须在政府间谈判进程所讨论的五大类改革问题上,实现安理会结构和做法的真正改革,力争实现安理会方法创新。我们也欢迎秘书长就《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包括就《新和平纲领》提交报告,并相信会员国就这些提议真诚互动会有助于为和平架构的性质和重心指明新方向。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应力争以新的方式开展运作,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旧酒新装,也不能新酒旧装。

支撑多边体系的许多前提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因此,在为改革后的多边主义寻找新方向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确立的作为改革基础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承认当今的挑战超出了几个大国的能力范围。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共担责任和达成共识。因此,我们认为,大会作为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应该在改革议程中找到新的位置。我们还认为《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设想的关于集体安全机制有效合作者的区域安排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合作。例如,如果没有非洲联盟等机构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合作,我们就无法为非洲恐怖主义问题找到任何合法的解决办法。

新出现的威胁以及我们对其他危机给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的认识深化,也意味着改革后的多边主义必须综合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考虑到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 and 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此外,更新后的多边体系应考虑到联合国以外的一些国

际发展机构和进程,其中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这些机构未能充分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紧迫需求。发生全球金融和粮食危机时——我们目前就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预见到,今后,社会政治不稳定、冲突管理能力减弱和冲突增多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总之,加纳因此认为,我们要想距离实现多边主义为所有人而非少数人服务的目标更近一步,就必须在联合国各项支柱性工作中纳入新理念,体现全面振兴多边主义。时不我待,我们需要立即行动。

小科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印度组织今天非常及时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我也赞扬大会主席和秘书长鼓舞人心的讲话。巴西外交部长卡洛斯·弗朗哥·弗朗萨先生请我转达他对未能如愿出席今天辩论会的深切遗憾,因为巴西非常重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

战后全球治理结构是在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形势全然不同的形势下建立的,但它却同样严峻和复杂,只是大不相同。我们已经遭遇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遭遇的危机,无论是涉及健康、气候、经济和贸易,还是涉及和平与安全的危机,都清楚地表明,世界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多边方式商定的规范和规则以及负责谈判解决方案和制定这些规则的多边机构的治理结构的变化速度。

因此,国际社会仍然未能针对影响我们的新老挑战拿出及时有效和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以至于我们已经开始让各国人民失去信心,整个多边主义结构似乎确实在解体。似乎存在着普遍共识,那就是我们正面临多方面的危机。然而,在多边秩序缓慢而稳定地瓦解以及战后国际机制日益缺乏公信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任何一个国家乃至小集团都无法真正克服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要想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根源,就应该把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摆在国际治理的核心位置。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困和不平等与冲突有着内在

联系。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讨论贫困、不平等和冲突之间的联系，把它们摆在与近年来引起安理会注意的其他新出现的挑战平等的位置。

乌克兰冲突重新点燃了旧的争端，并将世界再次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安全理事会的僵局和冲突在其他多边论坛——其中一些与该局势本身无关——的溢出效应，破坏了我们赖以维护我们共同原则的机构的稳定。不仅如此，乌克兰冲突加剧了早已为人所知的缺陷，表明了我们无法让旧机构适应新现实的后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威胁，而多边体系创造了应对它们的新工具。如果说经济领域的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启动改革进程，更新其组成和工作方法，我们期望世界主要政治组织也能这样做。令人震惊的是，很多区域被排除在安全理事会核心决策进程之外，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完全不在常任理事国之列。

虽然许多方面需要改革，但和平与安全是一个特别令人关切的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改革谈判完全停滞不前，尽管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结构存在明显不足。当世界治理日趋复杂，挑战日趋严峻时，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就更形紧迫和必要，这样才能使该机构更具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可悲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承担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后果。安全理事会是根据20世纪大国的利益设计的、旨在解决20世纪问题的工具，现在已不能胜任其职。事实证明，它无法维护国际法，也无法捍卫《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它不再能够推动和平解决冲突，或外交和对话。因此，我们现在遗憾地面临一场政治危机，却没有以合法和有效的方式补救危机的工具。这些大厅之外的世界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绝大多数会员国同意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我们许多领导人，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全球所有区域还有安全理事会大多数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在9月份的一般性辩论中明确承认改革的紧迫性。

谈到改革的主要内容，我想强调两点。

首先，安理会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出现的僵局令

旨在限制和规范否决权的倡议获得了更多支持。巴西同意其中大多数倡议背后的总体意图，例如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限制否决权的倡议。然而，否决权是致使安理会停滞不前的巨大分歧的表现，而不是该机构无法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只有在外交和对话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才会投否决票。

由此我要谈到第二点。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仍然是改革的核心和最重要的问题。只要全球南方仍然被边缘化，只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等整个区域在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没有代表权，安全理事会就不能也不会是一个合法和有效的机构。我们必须为安理会接纳有能力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承担主要责任、代表世界所有区域的新成员创造条件。为了有效开展外交，安全理事会必须完全契合当今现实。此外，安理会缺乏代表性的问题必须在两类成员的改革中都加以处理。不处理常任理事国席位缺乏代表性这一根本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合法性的问题的半心半意的改革只会是装点门面而已。

除了组成本身之外，还必须在讨论安理会工作方法方面取得进展，以期提高其活动的透明度并加强问责制。安全理事会必须对非会员国更加开放，提高其决策过程的效率，努力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加强协调。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关头，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而其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核心机构似乎没有能力为我们提供答案和解决办法。安理会不应仅仅是进行相互指责的场所，或是取悦特定观众的舞台。需要进行改革，使安理会再次成为一个不断开展对话和外交的论坛，一个达成一致妥协与缓和紧张局势的机构。

我们借此独特机会表示，我们对《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A/75/982)提出的新和平纲领建议没有提到安全理事会改革感到非常失望。巴西坚信，任何不包括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和平纲领都不能被视为新纲领。制定新和平纲领的过程必须包括深入讨论如何在政府间谈判形式之外重新启动讨论，因为这种形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让我们最终去实现更难以完成的目标。一些代表团实际上挟持改革进程已近十年，我们必须

摆脱困境，激励会员国真诚谈判，并带着紧迫感采取行动。这事关重大，因此我们都需要展现担当。在目前情况下，只是一切照旧说好听些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未能及时推进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整个多边架构就会岌岌可危。

米森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印度组织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和大会主席今天所作的通报和他们的参与。

就在上周，我们庆祝了爱尔兰国家独立一百周年。我国独立之初的一项行动就是寻求加入国际联盟。自那时以来，爱尔兰一直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我们认为，多边主义对于应对当今的全球挑战仍然至关重要。带着大会通过选举赋予我们的授权坐在这个会议桌前，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特权。我们这些有幸这样做的人应该足够坦率、足够诚实地承认，今天多边主义步履维艰。在这个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重要任务的会议厅里，我们常常未能展现担当，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在过去两年的任期里看到俄罗斯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入侵乌克兰，气候与安全决议草案（S/2021/990）遭到否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继续遭到抵制，而实现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解决方案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每月都在讨论该问题。因此，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想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多边机构以及支撑这些机构的规则和规范必须不断发展变化，面对当今现实。改革从来都不容易，但只要有政治意愿，我们就会看到改革是可以实现的。今年4月，我们高兴地成为列支敦士登领导的核心国家集团的一员，该集团向大会提出了否决权倡议。该决议（大会第76/262号决议）的通过是加强对使用否决权进行审查以及加强对安理会审查的重要一步。

上个月在都柏林，83个国家通过了《关于加强保护平民免受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的政治宣言》。该《宣言》是一项重要的新文书，将有助于保护平民免受爆炸性武器的伤害。就在上周，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664（2022）号

决议，这将有助于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继续其重要工作，而不必担心无意中与联合国制裁制度发生冲突。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但对安理会来说，教训是明确的——当我们真诚合作和行动时，进步和改革是可能的，新的规范也可以建立。

第二，安全理事会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正如其他发言者所说，安理会根本没有反映当今世界。爱尔兰与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非洲同事和伙伴密切合作。必须解决非洲在安理会代表性不足这一历史不公。那些最经常成为安全理事会讨论主题的国家必须在这个议席上有有意义的、有代表性的发言权。但是，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安理会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改变安理会的决策方式。

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是对本组织赖以建立的原则的公开侮辱。这一行径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而这些正是多边主义的基础。然而，如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由于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未能对这一暴行作出反应。这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决权与时代不符。它阻止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任务；它允许侵略者逃避责任。

要求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迫切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呼声绝不能置之不理。如果我们任凭这一时刻流逝，历史将不会对我们作出客气的评判。最起码，安理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当选理事国还是常任理事国，都应该同意不阻止任何旨在防止或制止大规模暴行的决议草案。

最后，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指出了前进的道路。爱尔兰将在其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期待就《新和平纲领》与伙伴们合作。我们也期待着支持各种努力，以重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为此共同协调为9月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成果而举行的谈判。

然而，最终仅靠改革无法让多边主义奏效。责任在于我们会员国。爱尔兰将于本月底结束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过去两年来，我们看到缺乏信任如何阻碍了安理会有效执行任务。如果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之间极不信任，这个机关就不能指望应对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会员国将继续对安理会议程上的许多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所有安理会成员，无论是常任理事国还是当选理事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真正的伙伴关系秉持诚意开展工作，以便安理会能够以今天所需要的雄心壮志和决心采取行动，这也是当今世界对它的要求。

我们经常看到狭隘的私利在安理会占上风。我们看到安理会成员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盟友而阻挠重要的决定。安理会成员，无论是常任理事国还是当选理事国，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到这个会议桌前的。但是，一旦我们来到这个会议厅，我们就有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集体责任。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而不是放弃它。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和其他人一样，感谢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发起我们的辩论，并感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多边主义，我们今天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多边主义。我们认真对待我们在加强多边体系和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我们今天在辩论中听到的那样，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面临非同寻常、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挑战。这包括气候变化和侵犯人权行为构成的全球威胁，它们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尤为严重的影响。

随着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我们还目睹了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并藐视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面对这些挑战，整个联合国和安理会必须继续采取果断行动。但是，今天的世界与1945年联合国诞生时的世界大不相同，因此，我们理应考虑联合国和多边体系应该如何发展。

正如其他发言者所说，安理会必须变得更代表当今世界，而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安理会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两个类别。正如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本周公开重申的那样，我们支持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的新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支持非洲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我们还期待恢复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看到这些能够形成一个文本。在安全理事会之外，联合王国欢迎秘书长努力推进更广泛的联合国改革。我们坚决支持他的改革议程和更好地适应21世纪挑战的联合国2.0愿景。

我们还欢迎秘书长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该报告寻求加速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如我们所知，疫情和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使这些目标受到挫折。《新和平纲领》尤其将为本组织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设定新的宏伟目标。我们欢迎秘书长今天提出的进一步细节。通过更好的数据使用、分析、创新和战略远见，我们可以释放联合国的全部潜力。与此同时，还必须注重结果。

此外，我们支持与国际金融机构作出的改革努力，并钦佩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女士阁下创造的势头。联合王国正在推动《关于全球金融架构改革的布里奇顿议程》中的许多目标，包括提供更多资金、气候变化融资和20国集团资本充足率框架审查。

最后，我引述外交大臣本周的演讲：

“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于那些创造了法律和机构的领导人的智慧和同情心，这些法律和机构防止回到强者掠夺弱者的旧秩序”。

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合作，以确保联合国和整个多边体系能够最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挑战。主席女士，我感谢你举行今天的辩论。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组织这次辩论。我谨欢迎秘书长和大会主席与会。

那些支持强权即公理的人正在破坏国际多边秩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是保障我们安全与繁荣的最佳方式，但这一观点已不再为所有人所认同。然而，国际体系面临的挑战需要集体应对。在经济、发展和卫生问题上，或者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情况确实如此。法国坚定致力于以国际法的所有方面——包括人权法和人道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这是对

这些共同挑战的最佳回应。

多边主义的改革自然需要重振大会，持续关注使用多种语文的问题，并在面对虚假信息和某些国家对维持和平的态度所构成的风险时保持警惕。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仍然是集体安全架构的基石。

我谨大力重申，正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今年在大会上再次申明（见A/77/PV.4），法国赞成改革安全理事会。我们支持扩大安全理事会，将那些愿意并能够承担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新兴大国纳入考虑。因此，法国支持德国、巴西、印度和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法国还希望看到非洲国家获得更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扩大后的安理会可以有多达25个成员，这将使它更能代表当今世界，同时保持其执行和运作性质。

法国呼吁新一轮政府间谈判取得具体的实质性成果。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要基于案文向前迈进。

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正在发动一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吞并战争，与此同时，我们许多国家都在呼吁建立一个否决权框架，加强安全理事会充分承担责任的能力。本着这一精神，法国与墨西哥一道，早在2013年就提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自愿集体暂停使用否决权。这一自愿办法不需要修改《宪章》，只需要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承诺。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这项倡议，它已得到106个会员国的支持。

最后，我要引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过的话：

“多边主义……事关法治、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我们所有人的平等。多边主义将是促使我们实现和平和战胜挑战的力量”（A/72/PV.4，第8页）。

张军先生（中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地缘政治、能源环境、全球治理等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既承载着更高的期待，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多边机制如何更有效应对威胁挑战，多边主义应

该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所有关心人类福祉和未来的人们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首先必须看到，当今世界面临种种挑战，并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并不是因为多边主义本身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由于多边主义的要义没有得到真正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坚持天下一家，人类命运与共。各国要在联合国旗帜下加强团结，实现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安全，开创共同命运。人为寻求脱钩，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化的小圈子，与多边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只会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

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规则应该以国际法为基础，由各国一起制定，而不是将少数国家单方面制定的规则强加于国际社会，更不能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含义不清，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

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携手行动，实现合作共赢。联合国要以应对共同挑战为出发点，把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摆在突出位置，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多边合作中公平获益。联合国应该是开展对话合作的平台，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战略博弈定义对联合国的政策，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条件，片面追求垄断优势。

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在2021年5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倡议安理会以“维护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举行高级别会议，推动各方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就运用多边主义解决当前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积累共识。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古特雷斯秘书长时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联合国的工作。

安理会是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是将多边主义理念付诸行动的重要平台。在当前形势下，推动安理会更好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期待。中方愿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增进安理会团结合作。无论存在多大分歧，安理会成员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切，避免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无论面临多么纷繁复杂的挑战，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始终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第二，坚持政治解决争端。推动安理会动辄援引《宪章》第七章，诉诸制裁等强制性措施，往往达不到应有效果。安理会应更多在谈判、斡旋、调解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对已有的制裁措施，也应根据有关国家形势发展及时审查、调整或予以取消。

第三，注重解决根源性问题。安理会不能仅满足于日常危机管理，要结合热点问题成因综合施策，帮助当事国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促进就业、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消除滋生冲突的土壤，以发展促和平。

第四，不断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最紧迫的是系统性调整执笔国制度，改变多数议题执笔国由少数常任理事国或政治集团长期把持的不公正、不合理局面。应通过设置共同执笔国、常任理事国同非常任理事国共同担任、定期进行轮换等方式，扩大中小国家对安理会议程的发言权。

安理会存在的问题，是全球治理系统性缺陷的缩影。需要全面推进全球政治安全、经济、金融、贸易等治理体制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支持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优先重点是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国家、包括中小国家进入安理会，彻底扭转安理会组成失衡

的格局。非洲纠正历史不公的独特诉求应予以充分尊重，并作出特殊安排，全面解决非洲的关切，切实提高非洲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联大授权成立了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这是全体会员国平等协商、深入讨论安改问题的唯一合法渠道。安理会不应侵蚀联大授权，对政府间谈判工作形成干扰。会员国应当继续在安改政府间谈判轨道，就各种改革思路和方案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达成最广泛政治共识，从而确保安理会改革带来的是进步而不是倒退，是维护最广大会员国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利益，是增强而不是削弱安理会的作用。

基马尼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杰生先生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并祝贺印度干练地指导今年的最后一任主席工作，祝贺印度代表团在过去两年中持续开展出色的外交努力，在这两年中，我们两国都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我也感谢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在本次辩论会上所作的发言。

正如本次会议的概念说明所表明的那样(见S/2022/880)，我们各国领导人一再表示支持对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进行必要的改革。在一份又一份宣言中，他们表示致力于推行变革，使多边主义能够适于应对最紧迫的挑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变革尚未到来。有很多不同原因导致我们无力推行甚至抵制变革，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捍卫体制安排所反映的当前的全球力量平衡。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平衡——或者说不平衡——往往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挑战的根源或重要驱动因素。从气候变化到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以及违反国际法滥用军事力量，我们看到了实力较强的国家欺压实力不足的国家而不受惩罚的现象。

我们也可以同意，在责任平衡和后果平衡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就前者而言，那些在多边体系中被赋予最大责任和相应权力的国家未能单独和集体履行其职责。就后者而言，就像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样，那些没有造成问题的人往往受害最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时, 这些不平衡被纳入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 那些占据制高点的国家把责任给了集体。在联合国成立近八十年后, 它们有时试图平衡自己在全球的利益和责任。但是挑战不断增加——这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追逐利益造成的——它们无法解决这些挑战, 它们对合作的呼吁听起来很空洞。

由于这些不平衡, 世界对多边机构的信心不足, 而且在快速下降。这一不幸趋势的一个明显表现是, 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和特派团在许多国家因被视为效率低下而面临公众的强烈抗议。我们忍不住将此与全世界对我们今天举行辩论会时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情态度相比较。毫无疑问, 有此热情态度, 是因为人们认为规则是公平的。所有球队都必须服从裁判的意志, 裁判是中立的。尽管裁判判定我们支持的球队输球让我们感到痛苦, 但我们最终还是尊重比赛结果。联合国必须成为一名与在卡塔尔履行这一职能的男男女女拥有同等声望的裁判。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做。为此, 我提出四项建议, 供会员国审议。

第一, 我们需要加强裁判, 我们对秘书长和秘书处的尊重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敦促所有频频称赞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人对更强有力的裁判给予相应的称赞。在这方面, 我谨指出肯尼亚今年10月26日在讨论《联合国宪章》完整性时所作的发言(见S/PV.9167)。和当时一样, 我们敦促遵守第一百条, 该条保护秘书长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免受外部影响和指示, 以便他们能够不畏权势说出真相, 捍卫《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秘书长必须完全站在《宪章》一边, 应该充分遵守《宪章》第九十九条, 不论任何国家或当事方是否赞同。

我们的第二项建议是——我不会过多地与世界杯作比较——应该通过改变联合国各基金、机构和专门机构高级职位的遴选方式来加强我们的裁判。我们不能再让主要机构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会员国手中了。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公平竞争意识, 削弱了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心, 因为它们的许多缺点往往被公平或不公平地归咎于这一点。

第三, 我们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区域安排之间的联系。在安全理事会预防冲突升级和终止冲突方面, 强有力的区域机制发挥了日益关键的作用。我们赞扬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及其发挥的多层次斡旋作用, 包括从同侪、非盟主席和委员会主席, 到智者小组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斡旋作用。作为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 肯尼亚促进了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富有成效的会议。这些会议产生了重要的建议, 现在需要执行这些建议。肯尼亚过去两年作为安理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非正式联系纽带发挥了作用, 加强了我们对两者合作可产生巨大潜在惠益的信念。改革应从安理会对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及其互补作用持开放态度开始。

第四, 我们必须侧重于安全理事会的实质性改革和程序性改革。我们欢迎今天表达的对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的支持, 并期待在实现所需变革方面取得进展, 这些变革必须考虑到非洲受排斥的历史以及安理会对非洲冲突的关注程度。增加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给非洲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完全赞同非洲《埃祖尔韦尼共识》和2005年《苏尔特宣言》, 并希望会员国理解, 非洲及支持非洲的其他会员国将坚持认为, 若要推进改革, 非洲的立场必须得到满足。非洲将不再接受在全球事务中充当小伙计的地位。我们不会接受扭曲的数字。在事关我们的安全时, 我们不会接受不平衡的安排。听到今天会上阐述的许多好主意, 我们特别赞同巴西代表的观点。他说, 《新和平纲领》必须包括安全理事会改革, 如此才能真正翻开多边主义的新篇章。

因为时间不够, 我最后强调, 需要改变安全理事会现有的执笔做法。现有的执笔方的工作通常值得称赞。然而, 几乎不可避免地予人强烈的影响, 认为他们用笔来维持其执笔的历史, 以追求国家利益,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尤其是因为我们将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注入大众话语的能力越来越强。需要立即进行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 确保所有执笔方对这一现实有敏感的认识。现有执笔者应接受安理会成员的审查, 进行修

改。此外，我们敦促所有来自非洲的新决议草案，由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之一或者集体在其任期内担任执笔方。那将使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相联的成员能够更好地起草更符合所需解决办法的任务和声明，并赢得非洲成员和非洲人民更大的信任，因为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安全直接相关。这还意味着，寻求成员席位的非洲国家必须具有成为一个有效执笔方所需的能力和资源。

最后，我重申肯尼亚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适用于所有会员国和所有局势。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欢迎印度在其担任主席期间提议安理会举行今天的辩论会，以便集体寻求新的和更好的方法，使多边体系能够满足当前的需求和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感谢秘书长和大会主席的发言。

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维持和保护行之有效的机制，改革一切使我们尚未能够实现《联合国宪章》和庞大的全球治理法律和体制框架概述的合理愿望的做法。一种肤浅的看法或许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体制结构问题，安全理事会改革即是答案，甚至可能是解决联合国系统面临的巨大挑战的办法。然而，作了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就不得不作出更苛刻、更准确的诊断。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困扰我们的多层面危机，首先是对多边主义应对影响我们所有国家的无数情势并能令人期望产生迅速有效解决方案的能力丧失信心的结果。愈益频繁地使用单方面决定就是这种丧失全球信任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决定试图将人们的沮丧和绝望引向所谓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简单，可能很有吸引力，但并不十分有效。一些国家因得到社会支持而消除疑虑，公然违反其政治和法律承诺，撤回了对它们承诺支持的多边机构的支持。在这种时候，不强调亟需解决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就不可能谈论改革多边治理，因为疫情对国际经济和市场的的影响尤为严重。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如果我们真心实意不想让任何国家掉队，就更加迫切需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采用更具包容性、公平和公正的模式。

一场新的债务危机已经到来。至少有54个国家的债务状况极其脆弱，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特别提款权。此外，20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延期还债和暂停偿债倡议未能为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提供真正的支持。因此，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源减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已经出现倒退。仇恨言论和单方面制裁使局势更加暗淡，脆弱群体往往受其负面影响最严重。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从殖民时代继承的一些局势，如区域冲突、基于宗教的战争和族裔对抗，曾经在前所未有的机构合作，即多边体系的背景下找到解决的途径。

还必须承认，目前，对于多边系统的各种实体，或者阻碍安全理事会更好地履行其职责的实际因素，公众舆论并不加以区分。

许多人认为，联合国和整个体制架构僵化、注定与现实脱节。这种看法，不论合理与否，都令人担忧。在这种背景下，认为仅仅增加安理会成员，进而增加更多常任理事国，就能神奇地产生安理会充分履行其职责所需的共识，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正如我们在2021年11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的一次公开辩论会上指出的那样（见S/PV.8906），尽管安全理事会是负责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威胁的机构，但整个联合国系统对维护和平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可持续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很显然，安全理事会能否根据其使命成功履行其职责，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其成员是否滥用否决权，而且也取决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国际法院能否与秘书长一道努力、成功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因而，必须为真正的可持续和平创造有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如果安全理事会仍然像今天这样，却有更多成员，也许更多成员拥有否决权，那么它将无法如《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那样，真正代

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行事。侧重于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改革违背各国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现在需要的是改革,让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国家参与安理会。我们能无视近70个国家从未当选过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事实吗?

墨西哥现在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考虑通过定期选举——有任期限制的选举——并以新的方式来增加当选成员席位的提议。例如,任期可以持续更长时间,可以考虑即行连选。如同在任何民主国家一样,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必须服从大会的定期选举,以确保真正的责任制。进行定期选举是对责任制的真正考验。无论如何,大会仍是辩论和分析这一改革的唯一机构。

墨西哥认为,只要我们考虑集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国家的利益,我们就能向前迈进。这样做的最佳方式是进行真诚的谈判,旨在起草一份案文,以平衡的方式体现所达成的协议,并考虑到大会决议所概述改革的各个方面。这种办法——而不是其他办法——是让联合国能够制定已改变世界的里程碑式条约和协议的方法。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请允许我感谢你和你的团队组织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我也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克勒希主席所作的深刻发言。

多边主义将协作、包容和团结汇集在一起,这些再加上外交,对我们争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努力至关重要。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原则以及国际合作的基本文书受到挑战之际,我们认为,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以及伸张正义的强大和有效的多边主义对于确保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奉献,我们共同商定建立一个基于关键原则的全球安全体系,这些原则包括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和平解决争端、保护人权、可持续发展以及团结。对多边主义的真诚承诺和共同努力有助于将这个出色的体系维系在一起。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维护、改革和调整这

一体系,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并保持其有效性。我们非常清楚,这不是必然的,必须作出持续奉献与持久努力。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多次目睹的那样,多边主义并非总是成功的同义词。当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崛起破坏有效的决策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当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利益阻止这个机构采取行动和履行其职责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结果,许多冲突仍未解决——如在叙利亚、也门和缅甸,仅举几个例子,那里数以千计的平民以及整个社区在遭受苦难。这只是突显当国家仅为自身利益行事时我们所看到的局限性和严重后果。

具体而言,对乌克兰的侵略违反了我们所有的原则和规则。它无视《宪章》,违反国际法,并违背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它从根本上挑战了多边主义,打破了各国为共同利益、以和平方式作出共同努力的愿望。因此,至关重要,面对一个因公然利益冲突而瘫痪的安全理事会,大会果断地作出反应,确认一个不准备宽恕侵略或接受以武力吞并领土的世界的良好道德基础。这种反应,加上否决权倡议,确认加强本组织各主要机关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并推动振兴和增强大会这一联合国主要审议机构的能力。它清楚地表明,必须理会的运作,及其采取行动,保持公信力和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的能力。

阿尔巴尼亚支持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更加有效、透明、民主、有代表性和负责任。众所周知,影响安理会工作和效率的关键问题之一仍然是使用——或更确切地说,滥用——否决权的问题。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支持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努力,如法国-墨西哥针对大规模暴行事件的倡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所提出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的各项建议。

由于其性质和全球规模,我们时代的严重和多重挑战无法由各国独自应对。气候变化、疫情、网络攻击、新型武器、非国家行为体以及恐怖团体或雇佣军

所构成的新威胁加剧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传统挑战和风险，这些挑战和风险不仅仅影响一个国家，而是超越国界。因此，为了防止核武器的使用和扩散，并妥善应对与网络战、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威胁，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因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联合国行动的未来，以便它们能够应对新旧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制定一项新的和平纲领，同时重申，各区域组织也可以在预防和解决危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维护作为《联合国宪章》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础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设想《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价值观受到侵蚀。我们不能破坏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的共同利益出发，为今天和明天创造更加稳定、公平与和平的世界而精心建立的一切。我们决不能允许联合国系统受到体制僵化或思想斗争的腐蚀，丧失其拯救生命和帮助需要帮助者的力量和能力，无法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让多边主义成为一只升升停停的热气球。

我们需要也想要一个更加敏捷、有效、能接受问责的联合国，这个联合国应能够取得更好成绩，应对全球挑战，努力使所有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所有妇女和女孩，权能得到增强，充分享有人权。在我们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应对我们目前和未来挑战，努力为所有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尤尔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印度召开本次会议。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和大会主席所作的通报。他们都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多边体系不断变化的性质。逾75年来，这个体系一直很好地为我们服务。

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然而，多边主义和多边机构正面临压力。作为一个小国，挪威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在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妥善运作并得到妥善监管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大小国家合作寻找共同解决办法。对于挪威来说，捍卫并加强国际法治和多边

合作是核心优先事项。过去两年来，我们有幸以安全理事会成员身份开展这项工作。有些人看安理会可能只看到挑战，但挪威看到，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巨大的能力开展预防外交和及早采取行动，尽管这一能力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挪威将继续支持大会就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进行讨论。然而，为了使安理会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透明和更容易被问责，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一些步骤，这些步骤不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让我概述挪威认为必须做的三件事。

第一，安全理事会必须听取更多和更多样化的声音。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让安理会更具代表性。我们已经看到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理事国（非洲三国）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赞扬它们在安理会表达强有力的非洲立场。在全面改革中，挪威坚定支持为非洲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是，我们现在还必须努力确保让更多国家能够对安理会的决定和文件当家做主。因此，我们支持三个非洲理事国要求成为非洲问题执笔方或共同执笔方。我们鼓励三个非洲理事国乃至所有10个当选理事国同相关常任理事国接触，争取在涉及它们的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鼓励常任理事国本着建设性态度予以欢迎。

第二，安理会必须更多地了解其决定对实地民众生活产生的直接影响。安理会应该让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在内的更加多样的民间社会通报者参与。这应该以系统性的包容、安全和切实的方式进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共同承诺为这项工作铺平了道路。安理会还应更经常地利用联合国系统内人权机构和职能部门的专门知识来发现可能发展成重大安全危机的局势。同样，安理会多听取秘书处的非正式情况通报，多派团访问，也会很有好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访问，包括同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联合访问，有产生影响的巨大潜力。

第三，安理会必须加强同多边体系其他部分的联系。安理会无法独自解决所有挑战。我们欣见，大会

今年通过“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并成功实施了否决权倡议，同时继续就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开展工作。关于否决权的使用，必须加大问责力度和提高透明度。安理会应更好地将其工作同建设和平委员会等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非盟等重要区域机构的工作协调起来。安理会还应更加明确地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多边主义的标志是超越一己私利的承诺。让我们大家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再次作出这样的承诺。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祝贺印度倡议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来集思广益，以期实现群聚效应，使我们能够在多边体系内塑造我们的共同未来。我感谢秘书长和大会主席为我们的辩论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指导。

联合国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一个奇妙的实验。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它无疑会像一个巨大的狩猎场，各国要么是猎手，要么是猎物。有可能会想，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否已经接近于这种悲惨景象。但是，尽管如此，目前的联合国系统让我们有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了宽广的和平与集体安全架构。我们有宏伟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其他路线图。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缺少工具。问题是如何使这些工具变得更加有效、高效和稳妥。我们如何改革本组织，使之更有效地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尊严？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正如《联合国宪章》开篇指出的那样，联合国成立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即避免后世再遭战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杰出构想。这些战胜国与约50个其他国家一起在旧金山通过了《宪章》。今天，《宪章》已成为维系我们彼此共处的纽带。逾75年后，世界已经彻底改变。国际环境已经彻底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彻底改变。战争性质确实发生了变化。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我们机构的结构却基本没有改变，就我们集体安全而言尤其如此。

多数国家在国家层面要求并倡导的民主价值观

尚未落实到全球层面，在目前国际秩序主要中心和核心的组成和运作中加以体现。这就好像民主只对国家有益，却不适用于肩负全球使命的国际组织。

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我们的安全架构应该反映当前和未来的现实。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国际机构、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可持续和平、共同繁荣和共处的看法。我们需要重新发明解决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不安全等当代威胁的方法。我们必须应对国际团结危机，这场危机加剧了潜在的经济、人道、卫生、气候和粮食危机。我们不能用上一个世纪的工具来迎接本世纪的这些挑战。

非洲是人口第二大洲，估计到2050年至少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非洲问题目前占安全理事会议程的70%，而这样一个大洲在决定其重要问题的论坛却不占有常任席位。同样，其他国家也有正当理由要求在安全理事会主要的决策谈判桌上获得常任席位。让我们暂且放下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我们深信，现在急需采取行动来落实三个基本概念，并认为这些概念将使多边体系具有公信力和包容性。

第一，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改革安全理事会。它必须代表当今的现实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我作为一名非洲人，希望这一改革将优先考虑《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反映的非洲共同立场及其合理诉求。

非洲不会因政府间改革进程中的激烈争吵而无休止地等待，对我们各国人民来说，这似乎是一块不可逾越的绊脚石。正如阿里·邦戈·翁丁巴总统最近在大会讲台上重申（见A/77/PV.6），非洲不会再等待下去。在最终判断之时，我们会记得每一次给予的支持，也会记得每一次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以及每一次在权利游戏中将非洲作为棋子的手段。

第二，我们需要重新界定我们的规则和机制，以充分应对不安全现象和恐怖主义的演变。就规则而言，我们必须确保包容和团结，不给双重标准留有余地，包括采取针对不同地域范围的团结政策。此外，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消除冲突和危机的根源。就我们的行

动机而言，必要时，我们的对策必须是强有力的，应匹配实地的挑战规模。

第三，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几代人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全球和区域范围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全球契约，并且应该特别关注青年、妇女、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面向未来的新的社会契约中，桥梁必须取代各地的高墙。教育必须打破无处不在的无知和不宽容的枷锁。多边主义必须战胜单边姿态。对话的逻辑必须始终战胜对抗。

认为人类可以活在被不安全和贫困的汪洋所包围的安全、繁荣的泡泡里，这是一种幻想。全人类和平与繁荣之外的选择必然是全人类都遭遇危险和集体衰败。我们必须把建立行动和倡议屏障作为优先事项，以防范和防止世界各国内部和彼此之间掠夺资源、泯灭尊严和人性的任何行为，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对安全、繁荣和更大自由重新充满渴望。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需要对今世后代作出回应。我们欠他们一个回应，这要顾及他们的恐惧、需求以及过上和平生活、拥有美好前景的合理愿望。不能再等下去了。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印度选择了今天辩论会的主题。

世界正在经历困难时期。危机正在增加，国际安全正在恶化。一些西方国家维护自身在全世界垄断和特权地位的立场正在削弱人们对国际组织，也就是决定集体利益的机构的信任，以及对《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模式的信任。这并非始于2022年2月。

今天，我们正在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可选方案十分明确：要么是只有单一霸权的世界秩序，由它设定只有它认为有益的规则，要么是民主、公平、多极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摆脱对不幸国家的讹诈、支配、新殖民主义和恐吓。显然，这一过时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并不乐意接受后一种选择。为了在“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口号下恢复单极模式，西方正在各处划界，寻求将影响力扩大到全球更多地区。

乌克兰危机只是世界长期以来不断陷入的这场多层次全球危机的一个因素，而西方各国都竭力将它归咎于我们在2月24日开始的特别军事行动。这是一场系统性危机，它的先期成因是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扩张的绝对权利，损害了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将欧洲大陆带到了一场可能点燃整个世界的对抗的边缘。此外，如今的北约可能有全球野心。在危机爆发前，西方不愿意进行理智的对话，现在也是如此。

西方在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时肆无忌惮。今天，它们把赌注押在俄罗斯的疲惫和战略失败上。若有人认为这是2月份以来才采取的立场，那他们就错了。我请他们阅读兰德公司题为《拖垮俄罗斯：从有利地点竞争》的报告。虽然这份报告是在2019年发布的，但它全面介绍了西方当前对俄罗斯实际使用的工具。这不仅适用于俄罗斯。近年来，施压和单方面制裁已成为西方政策的标志，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工具，它们被当成威胁那些不幸的、或持异见的人的工具。

今天，我们不仅在全球安全中看到危机，而且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关系体系中也看到危机。人们只需要看看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最懒惰的人才不会谈论当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说，将今天也提到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对抗性概念强加于人，仍然是西方集体外交政策战略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一概念是作为对抗全球发展中的关键趋势，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框架”文书来推动的。为了恢复其主导地位 and 独自管理全球进程，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卫星国正在押注于建立一个广泛联盟，目的是针对新的主要替代性权力中心。

从概念上说，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创造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将复杂的国际进程简化为民主国家和专制政权之间对抗的原始模式。西方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其“反专制政权运动”。这种基于规则的秩序与国际法不同，它允许绕过普遍结构和公约机制，以建立由西方控制的依不同情况而定的排他性伙伴

关系、各种多边主义者联盟、支持民主的峰会等等，其目的，除其他外，是以不包括他们不喜欢的国家的形式讨论全球议程上的关键问题。这些封闭模式被用来在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兜售臭名昭著的“规则”，然后把它们假冒为普遍接受的规则。

所有这些消极趋势都集中在联合国内部。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以及据称安理会如何没有效力的问题，已经说了很多，特别是今天。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本就可以听到的，也是我们在本组织存在的这些年里一直在讨论的。当然，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确实需要适应现代现实。没有这一点，很难想象会员国之间关系中的真正代表性、多极化和平等。

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民主化的前景完全——我强调完全——是通过扩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性。联合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得到负责任的会员国的保护。需要清除本组织中一切对抗性东西；恢复其作为进行坦率讨论以寻求彼此都能接受和尊重的解决平台的声誉；以及毫不含糊地确认对《联合国宪章》所有宗旨和原则的承诺。

正是为了这一目标，于2021年7月成立了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俄罗斯是其创始成员），现在其成员包括大约二十多个国家。该小组的目的是确保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普遍准则，以抗衡有害的单方面做法。我们呼吁所有同意这一立场的国家加入之友小组。

除了构建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外，别无选择。然而，考虑到民族和国家之间分裂、信任危机以及国际关系中对抗的可能性增加，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类需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用英迪拉·甘地的话来说，“最差的历史学生”无耻地试图将只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其他所有人，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都必须意识到我们在为后代的安全与和谐发展创造条件方面的共同责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出现真正包容各方的多边主义、建立多中心世界秩序以及联合国改革是相互关联的进程。有必要摒弃恐惧症、成见和所有地缘政治游戏，以倾听和尊

重彼此的利益和红线——不仅仅在事情已经发展到冲突地步的时候，而且在警钟敲响的时候。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随时准备这样做，我们期待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

四分钟后，麦克风项圈上的指示灯将闪烁，提示发言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发言。

扎尔达里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祝贺印度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

在联合国，我们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的身份，继续多边主义的基础上为发展中世界推行广泛议程。我自豪地说，在巴基斯坦担任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埃及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主席，以及将“损失和损害”列入了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议程，并承诺建立一个损失和损害融资机制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多边主义、发展中世界和气候正义的胜利。

多边主义的确有许多好处，而且这些好处是相当明显的。今天的公开辩论使我有机会评论和回应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印度分发的概念说明（S/2022/880，附件）和相关问题。

在我们面临多重威胁和挑战的复杂世界中，联合国框架内的包容性多边进程为促进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有效应对我们面临的若干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前景。因此，至关重要是增强联合国所有主要机关--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理事会、国际法院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的权能并有效利用它们。我们还必须将平等和民主引入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结构，特别是布雷顿森林机构。

大会是最具普遍性的全球论坛，必须在加强多边主义和增进国际关系中的公平和正义方面发挥核心作

用。世界还必须把注意力从追求狭隘的国家野心转向首先是集体和多边地应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其形式无论是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气候灾难和气候变化、核威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还是日益倾向于狭隘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和宗教不容忍。我们必须应对仇恨、仇外心理、仇视伊斯兰教、民粹极端主义以及种族和宗教不容忍等意识形态抬头的状况，这些意识形态使某些国家的弱势少数群体面临歧视、暴力甚至种族灭绝威胁。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全理事会框架下的多边解决办法提供了促进和平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办法。争端各方不能今天提倡多边进程和改革，明天又坚持走双边途径，也不能最终强加单边解决办法。主席女士，巴基斯坦坚信，通过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积极参与，包括我们区域安全问题在内的重大安全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和和平的解决。多边主义必须以普遍和连贯一致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为基础，即各国人民自决、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以武力获取领土、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

有鉴于最近持续不绝的冲突，严格遵守《宪章》原则愈加重要。安理会必须力求解决冲突和争端，而不仅仅是管理它们。安理会应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如外国占领和压制对一国人民自决权的承认。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会员国必须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安全理事会必须不仅在冲突爆发后采取行动，还必须先发制人，在冲突发生之前就预防和避免冲突。应使安理会能够在安理会成员或当事国提出请求时，就已列入其议程的任何项目自动举行会议，而无需作出程序性决定。秘书长应更坚决地行使《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的权力，提请安理会注意阻止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冲突或争端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拒绝秘书长的斡旋，或拒绝采用《宪章》第八条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

安全理事会无疑应反映当代全球现实。这些现实中最重大的变化包括联合国会员国现在由193个国家组成，它们主要是中小国家，需要通过扩大安全理事

会来实现它们的公平代表性。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将从数字上减少绝大多数会员国在安理会得到代表的机会。我们必须坚持所有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而不是某些国家高人一等的原则。确实，我们大家都认为，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将赋予本机构权力，使其具有采取行动的道德权威。在这个精英俱乐部中增加更多成员，并且扩大专横的否决权，将无助于实现联合国的宗旨。使本机构进一步民主化，并如我所说，允许所有国家主权平等而不是某些国家高人一等的原则，将有助于本机构。过去，安全理事会由于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而无法采取行动。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将使安全理事会陷入瘫痪的可能性倍增。问题不能成为解决办法。毫无疑问，有不执行安理会决议记录的国家不值得被考虑成为任何形式的安理会成员。

团结谋共识集团关于在安理会增设11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建议，为公平和迅速改革提供了最现实的选择。团结谋共识的模式将为包括非洲在内的所有会员国和区域提供公平的代表性。定期选举将加强对安理会成员的问责制。它将在数量和政治上扩大当选理事国相对于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和作用，并维护主权平等原则。

除非我们能够实现《宪章》的第二个目标——普遍社会经济发展，否则我们促进世界秩序、和平与稳定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冲突肆虐以及气候变化更加频繁和猛烈的影响，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处于极端经济困难之中。巴基斯坦与77国集团和中国一道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以便于明后天通过一项紧急行动和系统性改革国际金融、贸易和技术架构的计划，由此来减轻全球南方10亿人民的痛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环境目标。

最后，主席女士，你在概念说明（见S/2022/880）中呼吁我们建言献策，以推动多边主义改革议程。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有一个项目没有得到处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边问题。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多边主义和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多边机构取得成功，那么你当然可以协助这一进程，帮助安全理事会关于克什米尔问

题的决议得到执行。主席女士，你可以证明，多边主义能够成功，在你出色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能够取得成功，在我们区域实现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外交部长发言。

米尔佐扬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参加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讨论，我感谢我的同事印度外交部长的邀请。主席国印度为本次公开辩论会选择了一个非常及时和重要的议题。

我们熟悉的国际关系似乎正处于过渡之中。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安全危机严重影响了多边主义体系的运作。当然，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是多边体系的失灵导致了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这个问题就像鸡和蛋的故事。因此，我认为，更有益的做法是在我们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集中精力讨论应当如何改革多边主义的问题。如果我试图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来定义多边主义，我会称之为在妥协和相互同意的基础上达成并遵守承诺的能力。我们若要找到共同点，就必须坚守多边方法中不能容忍的普遍红线。这些红线首先反映在《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中。希望今天的重要公开辩论会能促使我们为子孙后代维护和改善多边体系而开展共同斗争时深思一些问题。

亚美尼亚坚定致力于基于《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多边主义，包括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继续存在冲突，而禁止使用武力和严格坚持和平解决冲突，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面对强加单方面解决方案和将暴力置于和平解决之上的有害做法，联合国必须保持坚忍不拔的态度。试图使国家间关系中使用武力正常化或者发动战争和犯下暴行，都不符合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明确谴责和反对。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预防和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挑战的能力，对于实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至关重要。亚美尼亚支持改革多边主义机构的努力，包括印度的这方面努力，以便使安全理事会采用更具

包容性和更加有效的方式应对当前和新出现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和威胁。

亚美尼亚亲眼目睹了多边主义衰落的后果。事实证明，国际社会无法阻止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无端使用武力，导致数千人伤亡和新一轮的流离失所现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权利和安全问题仍有待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应该能够在自己的家园体面与和平地生活。多边主义的衰落还表现在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无法履行其职责。冲突的一方基本上阻止了该平台的活动，单方面宣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已通过武力解决，从而阻止了通过国际调解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关注有限，我们地区的安全挑战有增无减。亚美尼亚的主权领土不断遭到攻击。最近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在9月，我们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见S/PV.9132），以全面评估局势并继续处理此事。我遗憾地指出，安全局势没有真正出现任何重大改善。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呼吁，阿塞拜疆继续占领亚美尼亚的主权领土。我们继续面临阿塞拜疆日益张扬的好战言论，这种言论公开威胁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事敌对行动停止两年后，亚美尼亚战俘的返回和遣返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阿塞拜疆方面继续进行操纵，人为地抗衡人道主义问题，并将亚美尼亚战俘的返回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也不应容忍这种做法。此外，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仍然无法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提供急需的援助，基本上是放弃了他们，这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球承诺格格不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被拒绝进入，居住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民众也被拒绝进入。三天以来，阿塞拜疆严重违反其国际义务，封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唯一生命线拉钦走廊的通行，该走廊现在基本上与亚美尼亚和外部世界隔绝。就在

我们发言之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被剥夺了自由行动的权利，母亲与子女分离，身患绝症的人无法获得医疗用品和帮助。更糟糕的是，在严寒的冬天，阿塞拜疆切断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天然气供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正面临迫在眉睫的粮食、能源和整体人道主义危机的威胁，如果不紧急处理，这将导致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阿塞拜疆领导人声称，他们准备为亚美尼亚人提供权利和安全保障，不需要任何国际机制或存在。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这些担保的。阿塞拜疆不仅拒绝就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和安全问题与斯捷潘纳克特进行对话，巴库的行动还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它正在继续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推行灭绝种族政策。

我在发言开始时，强调了履行承诺的重要性。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进程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阿塞拜疆都拒绝履行自己的承诺，这些都是以多边形式达成的承诺。阿塞拜疆领导人的行动、好战言论和极端主义做法严重破坏了南高加索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机会。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可以指出，没有有效的多边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都必须努力制订更好、更有效的工作方式，以便能够防止冲突、灭绝种族和其他大规模暴行，并注重和平的可持续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外务副大臣发言。

山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赞扬你主动领导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适时的前瞻性议题。我还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富有见地的发言。

由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对一个邻国发动侵略，联合国的信誉岌岌可危。《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绝对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是残酷的现实，安理会尚不能够制止这种情况。正是这种紧迫感让我从东京来到这里。我们必须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心。我们必须加强整个组织。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

整个局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要着重谈谈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我的信息很简单。改革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实现的。首先，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确信，大多数会员国认为安理会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谈到应该实际开始谈判时，有些人说还为时过早。考虑到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辩论了将近30年，我不禁问自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真正需要的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而是采取行动进行改革。我们可以在政府间谈判中拿出一份文本，立即启动谈判，以便会员国能够缩小立场分歧。改革不可能不经谈判实现。唯有经过谈判，我们才能在各种立场之间达成妥协或找到共同点。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让我们开始谈判。

第二，会员国已对安全理事会进行了一次改革，我认为我们可以再次这样做。1963年，大会通过了第1991（XVIII）号决议，提议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当时，尽管有两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两个投了弃权票，但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最终都同意了这一提议，以尊重大会的意愿。大会中每个会员国都很重要，作为一个集体，它们代表的是大会的意志。

自联合国创立以来，世界已发生巨变。自1945年以来，安理会成员增加了三倍，安全理事会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我们需要纠正历史不公，此种不公意味着非洲国家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尽管非洲问题占安理会区域议程的一半左右。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更新《宪章》，以反映今天的现实，而不是77年前的现实。今年，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约有70个会员国——远多于往年——在9月份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大多数常任理事国现在支持改革。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非洲领导人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强烈语气呼吁改革安全理事会。明年将是上次改革60周年。“未来首脑会议”将于2024年举行，2025年将迎来联合国创立80周年。这些里程碑提醒我们，机会之窗是敞开的。

在大会努力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同时，安理会可以

做的不仅仅是等待。安理会成员能够而且应该通过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来提高其透明度和效率。日本支持一切旨在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包括法国和墨西哥、美国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倡议。日本还欢迎大会在列支敦士登的倡议下通过第76/262号决议,要求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方面接受更多的问责。日本愿意与会员国一道探讨进一步的措施。

最后,我谨表示,日本决心在下个月开始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之后,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发言。

Gerwel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波兰赞扬印度召开本次重要而适时的会议。主席先生,我谨对你的发言表示赞赏。我还谨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先生富有见地的发言。

波兰赞同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秘书长在去年发布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中指出,“全人类面临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抉择:是走向崩溃,还是取得突破。”我希望,今天的辩论会将使我们在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时更接近于取得积极的进展。我们如何才能为改革后的多边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安理会反映当代全球现实,使其能够有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提供一个适当的答案,我们必须重温77年多来激励我们采取行动的《联合国宪章》核心价值观,即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及法治。这些目标同样重要,且相互依存;如果不能实现所有目标,我们一个目标也实现不了。

这些价值观是我们的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石,联合国所有成员都保证予以捍卫和尊重。在努力取得进展,寻求全球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放弃这些目标。我们需要根据《宪章》,以各国间的伙伴关系和团结为动力,在恪守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价值观

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全球脆弱性,促进对话,应对安全威胁,实现我们让所有人得享稳定与繁荣的共同抱负。

我们无疑需要一个高效的联合国系统,尤其是在当下。波兰完全支持改革联合国,使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更高效、更具包容性的努力。我们对旨在确保安理会的形式能更好地反映当前地理现实的讨论持开放态度。然而,在我们走上这条雄心勃勃的改革道路之前,安理会成员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对安理会本身的行动滥用否决权,就安理会的核心义务之一——确保全球和平的义务——而言,目前的安全理事会已陷于瘫痪。

正当世界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过后开始一次非常复杂的复苏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理、无端的非法袭击。俄罗斯的这一行为以及随后的许多其他行为违反了普遍商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基本原则。它诉诸武力,企图改变当今的多边架构及其规则。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因为它波及全球,并对多边主义构成了挑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造成的影响远不仅限于乌克兰和欧洲,特别是在粮食和能源安全领域。今年早些时候,波兰欢迎大会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该决议授权大会在有人于安全理事会中投下否决票时自动举行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不断攻击《联合国宪章》并滥用其否决权的情况下,一旦使用了这种否决权,我们都需要了解情况,进行问责。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随着世界在安全和环境领域面临日益加深的双重危机,尤其迫切需要以集体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多边体系如今正承受压力。持续的地缘政治两极化可能会使我们回到一个充满竞争性双边联盟和政治僵局的体系。2018年9月,安杰伊·杜达总统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发言时,明确定义了波兰支持的积极多边主义。当时他指出,世界需要

“平等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多边主义,而非僭越和厚此薄彼的多边主义……就潜力和实力而言具备优势的国家,不应剥夺他国享有的同等独立和主权权利。只有确保这种平等,我们才能根据公平竞争规则,充分发挥各国的潜力,促进共同利益。”(A/73/PV.9,第22页)

联合国的原则简单明了。我们大家必须尊重其所有成员的主权平等。我们大家必须秉持诚意行事。我们大家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我们的争端,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只要我们遵守这些原则,联合国系统就行得通,就能够落实其承诺,进而所有人享有和平、发展、机会以及人权受到尊重就有可能。

我们的义务是使联合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实现当代和子孙后代的期望。波兰继续坚决支持将使该承诺变为现实的各项举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AlJarallah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向印度共和国代表团表示高度赞赏,感谢它努力举行今天的会议,并编写有关“改革后的多边主义新方向”这一主题的概念说明(S/2022/880,附件)。主席先生,我还赞扬贵国这个友好国家主持安理会本月工作。我希望本次辩论会将有助于提升多边主义,以便我们能够克服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多层面挑战。

过去两年来,除多种挑战之外,世界上还发生了政治、人道主义、卫生、粮食以及能源危机,所有这些都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糟糕。这有力地要求我们重新考虑优先事项。

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给全球多边系统提出了困难的考验。它们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重新焕发活力的多边系统。这些危机还证明了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以及坚持多边主义根本价值观与原则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多边主义,以便确保它跟上这些变化。

在最近一次20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上,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曾指出“国际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多边主义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这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以使世界能够摆脱当前的混乱状态,并且雄心勃勃地思考通过多边主义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此背景下,我们期待将于2024年举行的未来峰会,这是就我们渴望的多边主义道路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机会。

自联合国于70多年来成立以来,我们的工作一直伴随着成果与障碍的混杂。本组织遭到批评。为改进联合国及其工作方法,会员国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联合国仍是国际联合行动中最为人所接受、最具公信力并且合法的多边机制。《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与宗旨仍是规范和发展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强一切手段,发展我们的联合行动。改革联合国必须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必须提出创新和新颖的想法,以便为期盼中的改革进程营造必要的势头。

改革多边主义不再是一种没有也可以凑合的奢侈品。这是一种紧迫的需要,是对我们各族人民负有的一种历史责任。当前的全球挑战和危机无法由单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独自处理。没有一个基于联手合作、遵守法治以及旨在实现公正的有效国际系统,这些挑战和危机也无法得到处理。改革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全面改革的一个主要支柱。

科威特国申明我们支持切实和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这个被《联合国宪章》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机关——的真诚愿望。必须提高安理会应对挑战的能力和效力。它必须更具有代表性、透明、公正并且具有公信力。

今天,我们面临彼此关联的多种挑战。安全理事会以其当前的形式无法处理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能够处理这些危机的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在政府间谈判中与所有会员国有效接触的重要性。它们必须以开放的态度,透明和建设性地

同所有谈判集团磋商，因为政府间谈判是处理该问题的唯一论坛。我们强调，顾及所有区域集团的关切非常重要。

最后，科威特国代表团认为，今天的辩论会是一个宝贵和机会，以此重申会员国对《宪章》所载的我们共同行动框架的承诺。我们致力于倡导联合国作为多边行动基石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讲几句话。

今天我们的侧重点显然是改革多边主义的紧迫性。我们自然有我们各自的看法，但是至少当前达成的共识是，这种改革不能再进一步拖延。联合国的公信力依赖于它有效应对当代的重要挑战——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冲突或恐怖主义。

在我们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同时，我们的讨论绝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些威胁视为常态。为世人认为不能接受的事情进行辩解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当然适用于国家支持跨界恐怖主义的行为。窝藏乌萨马·本·拉丹和袭击邻国议会的行为也不能充当在安理会布道的资历。

我感谢所有安理会成员的贡献。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Rzayev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关键支柱。本组织的宗旨与原则构成国际关系根本的规范性框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为解决国际争端、制订法律标准和义务以及重塑受战争、暴力和不稳定影响者的希望，已取得了大量成果。

然而，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分裂、不妥协和不容忍，全球各族人民继续因为冲突、被迫流离失所、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不平等以及不安全而遭受痛苦。旨在以宗教和种族为名制造异议、建立单一族裔社会以及倡导族裔不相容和族裔至上的政策助长不容忍，破坏社会稳定，并且削弱和平共存。

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缺乏问责是致使冲突旷日持久、扩大或者复发的条件之一。

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加强全球团结、多边主义和共同努力，是实现和平、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和人人享有人权等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各国必须遵守其国际义务，尤其是与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有关的义务。国际社会必须致力于向受冲突影响和从事冲突后建设和平、重建和复原工作的国家提供支助。

要让多边体系有效运作，就必须执行联合国主要机关通过的各项决定。《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各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安理会对显然漠视和曲解其载有约束性要求的决议的行为缺乏应有的重视，这不是一种积极做法。

阿塞拜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27年来，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和第884（1993）号决议），要求立即无条件结束对阿塞拜疆主权领土的占领，这些决议仍然没有得到执行。它们被视若无物，这种做法完全不受惩罚，同时，近30年来，成千上万人被驱离故土，无法返回家园并收回财产。

邻国亚美尼亚共和国占领军在占领期间继续多次实施武装挑衅。由于2020年9月的大规模武装挑衅，阿塞拜疆共和国被迫发动反击行动，此举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1993年通过的前述四项决议。结果，阿塞拜疆一些领土从外国长期非法军事占领下获得了解放。

阿塞拜疆共和国发起了大规模行动，意在恢复和重建受冲突影响的领土。我们向亚美尼亚伸出了冲突后正常化之手，我们呼吁亚美尼亚一方遵守其国际义务，结束非法活动，撤销领土诉求，从阿塞拜疆领土撤出全部武装部队和非法武装编队，对阿塞拜疆及其民众蒙受的伤害作出补偿，并集中精力进行直接谈判，以尽快就国家间关系问题达成外交解决。

我们认为，我们区域遭受了足够多的破坏和苦难。我们认为，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绝无仅有

的机会之窗, 最终共同翻过历史上悲剧性的这一页, 一起建设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本次会议的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

鉴于时间已晚, 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 我打算暂停会议, 下午3时复会。

下午1时15分会议暂停。